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華瘋子

江右華三祝，幼名多官，其父母晚年得之，溺愛過甚，聽其所為。讀書不就，亦不事別業，終日遊蕩而已。聽鳴鉦開道者過，隨之人衙，觀其升堂理事，罵人撻人，皆不敢違拗，心甚豔之。於是歸家演習，親友俱以瘋子目之。逢人則問官何來，有誑之者曰：「官易事耳，但須北京去見皇帝，求之即得。」乃竊其父金數兩，往北逸去。至浦口，一無所有矣。遇官舫之赴楚者，覓纖手，昧然應募。日行百里，唯問北京何時可到，眾皆知其瘋，皆玩戲之。惟官舫中一叟，屢目顧之，周其衣食。一日，遇颶風，停泊河畔。華在小廟簷下坐臥，忽叟來邀之入廟，密語之曰：「舫內之官，是吾子張某，其貌與汝無異，即至親亦難辨認。以吏員銓得楚縣尉，至楚赴任，不意昨得暴疾卒矣。我與眷屬，貧不能回家。依我計議，可將汝衣，與我子互易，汝承我子職，官中所得，割半均分，則兩全其事矣。」華如其所願，瘋疾頓愈，是夜潛相易換。明日，舟子喚瘋子，則見其倒斃於路矣，叟為買棺厝之，遂赴任。分衙署為兩宅，與眷屬各居。嫂事張妻，叟為經理出入。荏苒三年，各分得千金。

忽聞新太守蒞任，探知為龔姓，係華氏姑母之子，以科甲由部曹出守是邦者。難與相見，然在其屬下，不敢不謁。是日，以張姓職名入見。太守睹其狀貌，核其履歷，心甚疑之。入見太夫人，言其故。太夫人泣曰：「爾舅父僅有一子，不知何往，吾亦欲觀其貌。縱非真者，藉以解渴想耳。」太守唯唯，立命傳見。

華俯首攢眉，置身無地，惟有叩首而已。太夫人命僕扶之起，詳加體察，曰：「是吾姪也。奈何勿認？」華益惶恐，曰：「野鳥何敢冒鳳。貌相似者，自古有之；孔子陽虎，聖狂不類耳。」即告退。太夫人未能挽留，目送之，將出門，忽呼其幼名曰：「多官兒，安在耶？」華聞之，不覺回顧。太夫人即使僕婢，群擁之入，作色視之，曰：「汝是吾姪華三祝也，何得背父母，瞞親戚，好官自為耶？」華窘極，叩首，曰：「非也。」太夫人曰：「吾自呼多官兒，何勞汝回首？再欲強辨，吾命汝表兄以官法治汝矣。」華至是無奈，直陳始末。太守駭曰：「此事性命相關，弟奈何為之？其速回乃任，與張叟交割，我以公事參革弟，即囑張叟代報病故，潛回家鄉，我為弟以真姓名別納一官可也。」華從之，得以父子團聚，保其首領以歿。